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崇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彙考卷十五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十五

南宋

樓鑰

樓大防梅天雨潤帖

行書
紙本

鑰泣血再拜上啟叔清宣教親契兄坐前梅天雨潤伏

惟聖室有相孝履支福鑰區區哀訴之惘已列前牘不復重陳母氏之喪比者蒙頒奠之渥且勤臨慰偶以負土山間不及號訴歸見弟輩言之方欲尋便修謝忽又被專書心慰心感益增不敏之媿况門下遭艱無由一拜總惟乃荷周綴如此尤見崇篤之誼鑰老矣去歲積病之餘繼以大禍去死一髮苟延視息以圖大事已卜臘八舉葬得了此段則此身必不久於世遂將相尋於九京不敢自期於再見馮紙悲哽惟冀節宣以時前迓

亨翦抉力不次鑰泣血再拜上啟叔清宣教親契兄坐
前

真德秀

真西山與王周卿手簡

德秀鄰牆久疎請見第切傾渴伏辱教汙深忉不彼第
未承約束之前以宋令君為莆田簿求憲臺書致闕陞
之請已為作之矣今未可以再用是不果遵命非敢靳
也先著作文集跋語旦夕頗得納呈併茲布及伏幾台

照德秀頓首再拜上覆周卿學士座右

劉子拜上
縣尉學士王

降授朝奉大夫真德秀謹封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
其學實出於其曾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
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游他如魏參政了翁
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侍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
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
非其一左驗也哉惟顯其善藏之吳寬謹題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類豈亦習尚使然耶宋之書法至是又一變也王鏊

洪咨夔

洪舜俞道場詩并札卷

行書
紙本

的

項氏編號卷內項氏諸印
不具錄鈴縫有沈周半印

何山如幽人道場如大家穰穰衲子脚刺刺騷翁牙挾
雋控寒飈披光躡晨霞危顛矯率堵平疇略汙邪巖泉
跑虎湧徑松髯龍挈鐘梵破深寂金碧開芬葩脩廊步
履峻傑閣望眼賒山勢珮玦蠹湖光鏡奩訝清節杳靄
入古弁空濛遮列翠不可唾羣籟無敢譁坐我旃檀林
酌之鎗旗茶宇定岫出雲語妙天雨花吾生久墮甌昔
遊慣乘槎夷猶廬阜陽宿留岷江涯高曾留嶠棧卑或
搜崖窪舊夢難歷省此行足雄誇老親八十健閒儔二

三佳拍浮一葉渺收覽萬景奢富貴上蔡犬貧賤東陵
瓜未須笑落鐸誰能苦簪沙侯門占噪鵲旋橈趁歸鴉
奇事恐沒沒舉詩屬僧伽端平甲午秋九月庚申追記
壬辰小雪前奉親游道場詩書以遺住山舟老古潛洪
咨夔舜俞

咨夔別後無日不病抱病應酬病愈甚猿鶴入夢屢矣
手帖來前雲氣猶濕恍然分半席旃檀林之下慰浣可
量舊詩入石呈醜為多跋語非所敢當承朝家願移瓶

錫於茂苑隨處結緣有何不可而力辭近時衲子謀窠
座與干差遣同安知青菜根通天下只一般滋味靜退
高風可勝欽仰盤陀花竹無恙大衆安隱六月八日咨
夔皇恐上記舟公堂頭禪師 佳茗多感香杏仁一包
試參之咨夔

法舟昨枉國史中書直院判部侍郎頃載登山佳
什敬雪手圭復誠負暗投之愧竊謂蘇文忠公昔
遊有詩以贈華老學士壽之堅珉山倚詩重法舟

最爾寒緇茲亦何幸獲此寵遺得與雲鬢爭翠謹
礮石山中作雲峰蘇洪帖云端平乙未維夏住山
傳法法舟書

平齋先生洪公宋南渡後大手筆也孟頫弱冠以
愛讀文集恨生晚不得拜下風先生五世孫為僧
於天目師子寺名智俊過溪上出此示僕三復之
餘既歎詩律之深及觀所與安撫書又見公於國
事用心如此撫卷起敬輒書其後孟頫

天目洪忠文公遊道場何山詩與眉山蘇文忠諸
作先後相映真若所謂山倚詩重者矣忠文此詩
當時已摹勒入石自端平甲午迄今已一百二十
二年而真跡宛然猶在誠可寶也至正十五年乙
未五月十日金華黃潛觀於中天竺因書其後識
歲月

右侍郎洪公奉其親少師公游道場何山遺住山
舟公別浦禪師詩也今歸之即中常上人常往年

侍其師竺遠源禪師住吳山時見其六世孫大拙
用公以是遺墨獻於禪師常因珍襲而寶愛之茲
來歸源蘭若焚香敬觀惜不得見所與安撫書耳
然山中舊石刻洊更兵燹不復存矣故翰林承旨
趙公學士黃公跋語在前惟善何敢著筆輒綴數
語於後以識俯仰今昔文物陵替山林彫謝無復
舊觀之感慨云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佛誕日曲
江居士錢惟善謹書

洪忠文詩謂道場何山為大家幽人此蓋發坡翁之遺蘊譬如為二人寫真文忠已極其神觀意度矣而忠文乃直指自出其姓名與字是可貴也詩法一本韓與舟老書尤見前輩激昂意思已酉十月九日義興馬治風涇寓舍題

平齋洪公在宋季趙山臺真西山魏鶴山皆參大政位貌德業相表裏而嚴重過之舟別浦主瑤席軒公奉八十慈親漫遊兩山題詩紀勝句法追躡

歐公自蘇玉局題惟公詩出色刻諸琬琰何愧然神
物顯晦有時會當三刻茲山墨蹟三獻即中其善
藏之時龍躡丹虺瞻依玄菟林屋山樵人法膺擇
中跋

魏了翁

魏鶴山遺陳深父子

陳深父子服事遷客久而益厯陳深事主未竟而卒陳
恪能承父志自靖之荆自荆之蜀奔走服役於風濤寇

盜之衝頗賴其力今念母暫歸書此以記其勞亦可以愧士大夫之隨時冷暖者廿八日押 仍特支紫衫一領

昔蕭穎士有老臧事之十年不去穎士性慘刻咎楚不少貸或勸臧他之臧曰非不能愛其才耳夫穎士以操觚弄翰尚足以懷其奴隸而不忍舍今陳深父子之事鶴山也服役勞苦於寂寞之濱趨走辛勤於風波之險七年之久儼如一日此非其

主有以懷而信之疇能爾耶及主人自靖歸蜀始以念母翻然告歸且願還而盡此身以事主夫於事主既能盡忠則於事親必能盡孝視蕭氏奴殆有過焉余曩偕鶴山外舅久處渠陽始終目擊其事今觀鶴山所書慨然有感因筆以贈之紹定五年冬十月書於心遠堂虞虢

魏華父昭代親友帖

行草書二紙
闕第一行

提刑提舉親家尊眷丈所

闕

昭代親友兄弟間咸以諱

音來赴謂久痢所致謂八月四日午時又謂七月廿七日得了翁書猶於枕間臥誦也吁何遽至此中興勲德之家令子賢孫相繼零謝況於事變錯出人物眇然之時而善人云亡關係匪淺豈惟一家之私諒惟孝思追慕柴瘠弗任或又云九月廿四日臥喪車朝祖十月十五日即寔了翁荷提刑知予愛憐誼均骨肉而疾不得候問死不及憑棺葬不及請役五谿之瀕伶俜弔影迸涕交揮孰知此心也邇來親友道喪死喪不相赴始聞

不審故審而後拜此亦未知伯仲自離荼毒體力何如
心之憂乎靡所限極更惟彊飯節哀以終大事一門眷
聚各計勝喪蓬州聞已開府石泉恐留江上或在東山
亦坐不聞赴音之詳失於弔唁也妻孥附致問禮偶逢
簡佗便就以薄奠侑之誄文並見別緘乞為薦陳不宣
謹狀了翁頓首再拜狀上機宜大孝賢伯仲姻兄服次
十一月十七日

喬行簡

喬壽朋恐勤帖

行書
紙本

行簡恐勤染報不敢覩縷少意拜稟女夫王太社儀今
亡矣有少田土乃典物為人昏賴事已結斷乃復興訟
據其幹人小人之姦詐欺孤如此望為詳酌而分明之
小女亦不存無人照管仍乞免追其幹人是幸瑣細干
括愧甚切幾台照 右謹具呈十一月 日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益國公喬行簡劄子

方岳

方秋厓濫塵札

岳皇恐端拜申稟岳濫塵府行矣解舟齋閣遽嚴莫下
違離之拜端奉琅題重增翹企跋語非岳淺學者所敢
僭下問如此當於舟中寫寄耳略此酌稟餘俟嗣音茲
乞紆鑒 右謹具申呈三月 日文林郎新差主管尚
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方岳劄子

劄子申呈
判院舍人

王文林

郎新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方岳謹封

杜範

杜丞相薦勤帖

範已辱來翰前日奉答薦勤珍染示以先錄乃知程門
師授學問淵源所以開悟後來者多矣讀之起敬來意
良厚何可忘耶印歷已批但恨未瞻識耳略此奉復伏
幾台照 右謹具申呈三月 日朝奉郎右文殿脩撰
知寧國軍府事杜範劄子
劄子拜上
判院舍人 朝奉郎右文殿
脩撰知寧國軍府事杜範謹封

吳文英

吳夢窓詞稿

新詞藁文英皇懼百拜

瑞鶴仙癸卯歲為先生壽

轆轤秋又轉記旋草新詞江頭憑鴈乘槎上銀漢想車
塵纔踏東華紅輦何時賜見漏聲移涼宮夜半問尊鱸
今幾西風未覺歲華遲晚一片丹心白髮滴露研朱
雅陪清燕班回柳院蒲團底小禪觀望杳愔明月初圓
午夜應共嬋娟茂苑願年年玉兔長生聳秋井幹

沁園春冰漕鑿方泉賓客請以名齋邀賦此解

澄碧西湖軟紅南陌銀河地穿見華星浮影僊棋局靜
清風行處瑞玉圭寒斜谷山深望春樓遠無此崢嶸小
渭川一泓地解不波不涸獨障狂瀾老蘇而後坡仙
繼菊井嘉名相與傳試摩挲勁石無令角折丁寧明月
莫沈規圓謾結鷗盟那知魚樂心止中流別有天無塵
夜聽吾伊正在秋水闌干

玉漏遲瓜涇度中秋夕賦

鴈邊風訊小飛瓊望香碧雲先晚露冷闌干定怯藕絲
冰腕淨洗浮空片玉勝花影春燈相亂秦鏡滿素娥未
肯分秋一半 每圓處即良宵甚此夕偏饒對歌臨怨
共一嬋娟幾許霧屏雲縵孤兔淒涼臨水曉風起銀河
西轉摩淚眼瑤臺夢回人遠

古香慢自度腔夷則商犯無射宮賦滄浪看桂

怨蛾墜柳離佩搖蒨霜訊南圃謾撞稿扉倚竹袖寒日
暮還問月中游夢飛過金風翠羽把殘雲剝水萬頃暗

熏冷麝淒苦 漸浩渺凌山高處秋澹無光殘照誰主

露粟侵肌夜約羽林輕誤剪碎惜秋心更腸斷珠塵蘚
路怕重陽又催近滿城細雨

齊天慢毗陵兩別駕招飲丁園索賦

竹深不放斜陽入橫披澹墨林沼斷莽平煙殘荷剩水
宜得秋深纔好補脫後足正著酒寒輕弄花春小障錦西風

半圍歌袖半吟草 獨游清興易懶景饒人未勝樂事
長少柳下停車尊前岼幘同撫雲根一笑秋香未老漸

風雨西城暗欺客帽背川移舟亂鴉溪樹曉

自註荒亭
旋掃四字

按譜為前段
第六句補遺

思嘉客賦閨中秋

丹桂花開第二番東籬展却宴期寬
人間寶鏡離還合海上仙槎去復還
分不盡半涼天可憐閒剩此嬋娟
素娥未隔三秋夢贏得今宵又倚闌

蘇武慢賦芙蓉文英百拜

藻閣淒迷麴瀾澄映怨入粉烟藍霧香籠麝水膩漲紅

波一鏡萬妝爭妬湘女歸魂珮環玉冷無聲凝情誰愜
又江空月墮凌波塵起繡鴛愁舞還暗憶鈿合蘭橈
絲牽瓊腕見的更憐心苦玲瓏翠屋輕薄冰綃穩稱錦
雲留住生怕哀闕暗驚秋被紅衰啼珠零露能去西風
老盡羞趁東風嫁與

八聲甘州和施知言姑蘇臺韻

步晴霞倒影洗閒愁深柕灩風漪望越來清淺吳歛杳
靄江鴈初飛輦路凌空粉冷濯妝池歌舞烟霄頂樂景

沈暉 別是新紅闌檻對女牆山色碧淡宮眉問姑蘇
游鹿應笑古臺非有誰招扁舟漁隱但賦情西子却題
詩閒風月閣消磨盡浪打鷗磯

自度腔高平探芳新賦元日能仁寺薄遊

九街頭正軟塵潤酥雪消殘溜袂賞祇園花艷雲陰籠
畫層梯峭空麝散擁凌波縈翠袖歎年端連環轉爛漫
游人如繡 腸斷迴廊竚久便寫意濺波傳愁感岫漸
沒飄鴻空惹閒情春瘦椒枯香乾醉醒怕西窓人散後

莫寒深遲迴處自攀庭柳

自度腔小石江南春賦張約翁杜蘅山莊

風響牙籤雲昏古研芳銘猶在棠笏秋牀聽雨妙謝庭
春草吟筆城市喧鳴徹清溪上小山秀潔便向此搜松
訪石葺屋營花紅塵遠避風月 瞿塘路隨漢節記羽
扇綸巾氣凌諸葛青天萬里料謾憶萼絲鱸雪車馬沒
休歇榮辱事醉歌耳熱天與此翁芳芷嘉名紉佩分瓊
玦

水龍吟賦惠山泉

艷陽不到青山淡烟冷翠成秋苑吳娃點黛江妃擁髻
空濛遮斷樹密藏溪草深迷市峭雲一片二十年舊夢
輕鷗素約霜絲亂朱顏變龍吻春霏玉濺煮銀瓶羊
腸車轉臨泉照影清寒沁骨客塵都浣鴻漸重來夜深
華表露零鶴怨把閒愁換與樓前晚色棹滄波遠

姜石帚以盆蓮百餘本移置中庭讌客同賞賦拜
星月文英百拜

絳雪生涼碧霞籠夜小立中庭蕪地昨夢西湖老扁舟
身世歎飄蕩暫賞吟花酌露尊俎冷玉紅香疊洗眼眩
魂迷古陶洲千里翠參差澹月平芳砌甄花滉細浪
魚鱗起霧盞洗障青羅洗湘娥春膩蕩蘭烟麝馥濃侵
酒吹不散繡屋重門閉怕便綠減西風泣秋繁燭外

過西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泣然出涕賦西平樂文
英

岸壓郵亭路敲華表隄樹舊色依依紅索新晴翠陰寒

食天涯客又重歸歎廢綠平烟帶苑幽渚塵香蕩晚當
時燕子無言對立斜暉追念唵風賞月十載事夢惹綠
楊絲 畫船為市天妝艷水日落雲沈人換春移誰更
與苔根洗石甬井招魂謾省隨車載酒立馬臨花猶認
媽紅傍路枝歌斷讌闌榮華露草零落山丘過此西湖
恨擬西州羊曇淚落沾衣

丁香結賦小春海棠

香媚紅霏影高銀燭曾縱夜游濃醉正錦溫瓊膩被燕

蹋暖雪驚翻庭砌馬嘶人散後秋風換故園夢裏吳霜
融曉陡頓閣動偷春花意還似海霧冷僊山喚覺環
兒半睡淺薄朱唇嬌羞艷色自傷時背簾外掛淡月向
立秋千地懷春情不斷猶帶相思舊字

花犯郭希道送水仙索賦

小娉婷清鉛素靨蜂黃暗偷暈翠翹敧髻昨夜冷中庭
月下相認睡濃更苦淒風緊驚回心未穩送曉色一壺
蔥蒨財如花夢準湘妃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雲

沙遺恨臨砌影寒香亂凍梅藏韻熏爐畔旋移傍枕還
又見玉人垂紺鬢料喚賞清華池畹臺枯須滿引

友人汎湖命樂工以箏笙琵琶方響迭奏賦還京

樂文英

宴蘭淑促奏絲繁箏裂飛繁響似漢宮人去夜深獨語

闕沙淒哽對鴈斜柱瓊瓊弄月臨秋影鳳吹遠河漢

去裏天風飄冷汎清商竟轉銅壺敲漏瑤牀二八青

娥環珮再整菱歌四碧無聲變須臾翠翳紅暝歎梨園

今調絕音希愁深未醒
桂檝輕如翼歸霞時點青鏡

張即之

張樗寮書遺志覺上人金剛經并跋

正書經
文不錄

樗寮即之七十八歲喜再逢佛誕以天台教主印講主
所校本敬寫此經遺天竺靈山志覺上人受持讀誦我
願有情不作常觀般若六如覺性永明共悟實相本體
流通利益均及有情時景定四年歲次癸亥

昔吳關外門有駐節字大可二尺許古稚適勁極

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主事都水公曰
此張卽之筆也後於一統志和州下載卽之特善
大書以是知先君蓋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
也茲偶見此經大不過指尤俊健不凡乃知樗寮
不獨善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樗寮歷陽人歷陽
隸和州卽今含山明隆慶庚午春三月吳下陳鏊
識

弟子項元汴焚香捧持於天籟閣萬曆二年孟秋

朔得於吳趨陸氏

張溫夫為母夫人書金剛經并跋

寶祐元年七月十八日張即之奉為顯妣楚國夫人韓氏五九娘子遠忌以天台教僧宗印所校本親寫此經施僧看轉以資冥福即之謹題時年六十八歲

外錄

珊瑚網云此本為項子長憲副所藏與子京本紙墨筆法不爽毫髮

張溫夫書酒僊詩卷

酒僊詩

癡兀兀兀癡落花流水自依依
酒飽摩娑箇肚皮
僊家元是林公兒

金竿又聞泛玉山
還報頽莫教更漏促
趁取月明迴
門前綠樹無啼鳥
林下蒼苔有落花
聊與東風論箇事
十分春色屬誰家

楊子江頭浪最深
行人到此盡沈吟
他時若到無波處

還似有波時用心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樹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烟
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簾籬撈取西北風

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腳眠
一忽起來天地還依舊

貴買朱砂畫月等米

闕

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

說真如泥神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

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

識我我我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
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
卧

醒也街裏走醉也街裏走無錢買酒乞來噇昏昏惶惶
忘前失後開張兩眼見北斗拈得斗柄酌海水望空直
拔瀉入口悞呷火龍歸五臟自午夜半大哮吼隨我來
隨我來與你安身法上竿子打筋斗

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般愛惡只要喫箇酒子所以倒

街卧路死後只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
土無酒得酤

右吳中東禪林酒僊語歷陽張即之為寺僧惟一
書歷陽上官必昌命工刻石淳祐八年歲在戊申
六月一日

酒僊名遇賢俗姓林氏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
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
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若寒山子之流

故張即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亡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庵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吳寬書

張溫夫從者來歸帖

行草書
花牋本

即之適間伏聞從者來歸喜欲起舞想見太夫人慈顏之喜可掬也野衣黃冠擁嬾殘煨芋之火不能亟謁已拜墜染將比南珍行李甫息肩眷軫首及阇劣顧何以稱之敬須待謝次令弟賜翰已領即之拜稟殿元學士

尊親契兄台坐染物甚佳

張樗寮裴茗帖

行書
紙本

裴茗皆山中珍品拜況感銘二文欲累以惡札采佩此
意筆凍手龜恐未能即承命也即之和南大歇和尚老
禪師侍者

張樗寮引年得謝帖

行書
紙本

即之引年得謝不負初心私竊自幸寓直中祕此朝家
優老之恩以華晚節即之何者一旦得之恍不知其所

自連日驚悸未寧也慶語首題非愛念之深何以有此
感激感激即之叨承門蔭一生狷僻狷僻方始結局此
身得以自由矣老兄知我者想亦為慶快也李三洲盛
稱令弟律已字少數人多能言之但平日欠束斂謹重而
或者不察其形而視其影耳字少數想未能即過我瞻企
瞻企素飭甚佳即之再拜上覆致政朝奉老契坐右

刻工沈生在邑中否去令其來家醞四掇二色手甘三
十真洞庭橘四十鱖魚鮓四缶金鉗裹丞一籃奉寄恐

可供一酌即之

張溫夫溪莊帖

行草書
紙本

即之少意思溪莊幹去年納和糴米為平江攬納人侵
盜已荷吾弟為之主盟更冀終惠事目見別紙即之致
廿二弟知縣承議郎新除

趙孟堅

趙子固題道場詩

行書

重到招提十七年吟題墨色又成媽蟠虬老檜枝垂舞

刻像前碑石載鐫留賦縱然常滿壁
玄機竟莫悟枯禪
道場法子藂居盛奚復蘆花施釣船
子固戊申載題
道場已題壁素更留照師以傳永遠

秋泊禪扉夜清吟入興頻風生水鱗甲雲放月精神
禪
有機玄祕詩無句法新舊題尋不見吹遍壁間塵
此
壬辰歲子固漫題也照師不以為謬戊申重來請書與
重題共存每不自知愧耳孟堅再拜

宋趙葵齋梅竹譜卷

行書紙本高一尺餘長一丈

潔

項氏編號卷中項氏俞氏印不錄

里中康節菴畫墨梅求詩因述本末以示之子固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菴紹逃禪得其瀟散
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鬚已自工夫較精緻枝枝例作
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捨此的傳
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原蹟良字旁注下有貴字點去意到工
則未女下有兒字點去中卻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
聞名未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醜粗惡拙祖弊到

雪蓬觴濫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擬西子是中有
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止七萼則三點眼
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澹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
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誰家屏障得君畫更以
吾詩疏其底

康不領此詩又有許梅谷者仍求又賦長律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蜂鬚疑笑靨穩拖鼠尾施長條

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銷松竹襯時明掩映
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朧明月深淺谿山長短橋
閣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瀝明非畫
軸上縱橫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
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王翠巖寫竹求詩亦與

古畫畫物無定形隨物賦形皆迫真其次祖述有師繩
如印印泥隨前人尚疑屋下重作屋參以新意意乃足

晉魏而來幾百年義獻斷弦誰解續何況高東李杜編
江湖競買新詩讀願君種取渭川一千畝飽飯逍遙步
捫腹風晴烟雨盡入君心胸吐出毫端自森肅員大夫
來子章何碌碌

三詩蓋梅竹譜也然胸中無詩者見之捍格翠巖得詩
後數月忽問余曰所求畫竹詩耳乃及李杜編何也余
笑曰非君不解世無人為君言耳作詩必此詩定非能
詩人不聞此語耶皇甫表工學於斯聞余詩欣然求書

正恐胸中無詩種又捍格也識者為余一撥余老不事
多言云景定元禩良月六日所寓邸乃鹽橋王氏家二
鼓燭下書諸王孫趙孟堅子固葬齋居士記

僕與子固交最蚤得子固詩章畫墨尤夥寶祐丙
辰子固與正翁校書法累數十紙僕把玩不釋手
於是篝燈摹搨一夕而竟厥明子固驚喜援筆成
跋幾二千言兵後所藏散失而二君亦已矣一日
皇甫子昌訪僕山陰袖出子固景定庚申所贈梅

竹詩譜及正翁跋語三復之餘如見顏色子昌實
子固中表正翁實僕內兄弟見似人而喜於焉乃
重為感慨云後二十九年戊子仲夏汴陽錢應孫
定之父書

畫謂之無聲詩乃賢哲之寄興有神品有能品神
者才識清高揮毫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
傳授下筆有法學而知之者也伯氏葵齋天姿穎
悟人品既高以其文章書法之緒餘游戲翰墨為

衆芳寫生運筆如飛氣韻清拔生動造妙其入神
品者乎乙卯春子昌至自毘陵藝齋留侍筆硯欽
慕師事口授筆傳摹倣弗釋是秋藝齋遊壑翁閬
幕子昌改館於高文長之烟雨優游閑雅時而習
之心得手應漸入佳趣後數年藝齋獎之曰工於
斯傳子固之餘芳者其子昌乎藝齋已矣子昌之
筆日進見似之者而喜子昌袖藝齋畫法詩卷求
余著語余深嘉其志之篤欲勉其藝之精超乎能

品援山谷先生題宗室大年畫卷云大年學東坡
作竹石殊有思致筆意覺柔年少故耳使大年者
老自當十倍於今精義入神子昌勉諸咸淳戊辰
中秋趙孟滌題

昔李伯時表弟喬仲常親授筆法遂入能品今喬
筆世甚罕有其貴重殆不減龍眠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子昌勉之哉子昌年少志銳深造而自得之
自成一家可也李喬之事又何足尚云咸淳戊辰

良月天台董楷識

余幼年侍藝齋兄遊見其得逃禪小軸及閒菴橫
卷卷舒坐卧未嘗去手是以盡得揚湯之妙先兄
好學耽書每作一事不造其精處則不已也平生

留意翰墨之外他無一毫世俗好志之專必功

旁改

工功必精此豈晚學之所能哉予作此君藝齋兄

每亦許之雖法文蘇然筆意之傳實自藝齋兄皇
甫表昔侍藝齋遊所作蓋有源流先兄已矣君其

勉之咸淳戊辰小暑日書於清遠樓竹所趙孟淳
子真

吾友趙子固以諸王孫負晉宋間標韻少游戲翰
墨愛作蕙蘭酒邊花下率以筆硯自隨人求畫與
無靳色往往得之易藏之多人亦未之寶也晚年
步驟逃禪工梅竹咄咄逼真予自江右歸頗悟逃
禪筆意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鄉人云子固近
日聲價頓偉片紙可值百千予未敢謂信一日嚮

書者攜數紙來少室果印所聞豈人情不貴於所
有而貴於所無耶皇甫君步驟子固者也出子固
論畫真蹟一卷及其所自作蕙蘭躍然而觀感慨
係之吁子固不可作矣得彷彿子固者斯可矣皇
甫君其勉之咸淳丁卯五月晦日隆禮書於春詠
堂

余兒時在鄉里斛峰先生齋中見墨蘭數本筆法
飄逸可愛知有浙右趙子固名矣所恨其時未知

此趣不能鑒賞及長大宦遊四方於江西士友間
多見揚逃禪畢公濟墨蹟遊戲天真清絕令人意
消及來禾興知子固為邦人深切自喜首問其喬
木故家則渺然原蹟然
字旁注無處詢訪禾興為郡為浙
右最陋邦以財雄酒色相尚而好古博雅者絕無
其人抱璞荆山至寶橫道可重太息賴有別駕息
齋李侯中原毓秀為方今天下名人公餘得遊從
論書畫足以破除塵俗然侯止留心於竹不甚及

他品為悵一日有皇甫秀才相過形神骯髒語言如泉絕不類秀人自言能畫水仙梅蘭問知為子固表弟毘陵寓客也得子固親傳妙處往往過之青出於藍與余論畫中三昧無不中的因出子固傳授詩翰一卷示余咄咄逼人豈鄭虔三絕足以並其有自來矣是可寶之借觀餘句不忍去手余謂子固不特畫蘭水仙為古今第一若書若詩皆入能品豈學力可到耶噫吾雖不飲酒知酒莫如

我也余嘗同皇甫君遊俱徒步市中但見其精彩
鑠人步履如飛問其年曰七十有三矍鑠哉是翁
也抑真水仙中人乎喜之不足特為書相見本末
於卷尾以還他時瀛洲會上水晶宮中婆婆政坐
諸君耳邂逅拈起此段公案亦足以相顧一笑也
大德五年歲在辛下有卯字點去丑月建卯鄱陽吳亮采
熙載書於嘉興官寓之集雅堂

大嶽太和山淨樂宮提點竹隱趙公博雅好古藏

其宗中之長者故元趙子固子真子潔及句曲天
雨張外史淞之名士董楷輩所作戲墨詩跋一卷
予時奉旨使本宮竹隱求為識之展玩屢日不欲
去手惟宋文運最興而子固諸昆皆承宗室孟字
傳號之裔與元松雪趙文敏公同派悉能一屏侈
習或作為翰墨或發為詩章則清妙絕塵自有一
種王孫意氣金玉標姿豈世俗所可企及也今竹
隱為方外士猶能守其家世善珍襲之抑賢矣哉

故書以復其請云時永樂廿二年甲辰歲七月朔
日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真人領道教事
四十四代天師西壁翁張罕清書 予與竹隱同
庚時年皆六十一矣而予目眇手顫不能成書因
筆及之

子固書清逸俊發覽之使人忘在大暑中矣時在
弘治元年六月二日題於史先生之綠水堂楊循
吉

循吉既稱史先生為先生蒙堅辭不受固令削去
之易稱字切謂先生以耆德隱居吳中又長加於
循吉者二十四年雖稱先生何愧也若以稱子固
在前為辭據則古今之間自有不同在古人宜得
有稱字者在今人豈皆例得稱字耶今為禮無他
但使於原蹟於字旁注人情無不安者乃是耳稱字於長
者自是不安則可見決不可行也古人雖皆前輩
然未嘗與之游接苟其人非大名公則雖稱字亦

於人情

原蹟人情旁注

無甚不通者至於今人之長者生

與吾接以後生而遽字之恐斷無此理口稱之既

不可則手書之亦必不可也然先生之稱亦豈得

輕加於人若先生則固宜直當之無辭不可易

以上

諸跋俱行

書紙本

宋宗室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行書梅竹譜名族

題識項元汴真賞時嘉靖卅六年中秋裝池原價

肆拾貳兩購於吳江史明古孫

張叔夏

珊瑚網作南宋人

張叔夏過韓平原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蹟

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窻酸風掃
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
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
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
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

蕭迂民

蕭迂民與先之劄子

行草紙本高一尺長二尺
餘內項氏屠氏諸印不錄

先之省狀元鄉相迂民下辱臨顧獲奉從容方此懷人
忽沐教墨開讀忻快跌折之苦幸喜勿藥蒙諭極荷不
外且拜觀團酌高作審知門下有子如此可敬可喜但
族間事力優裕者得至兩位如兩神童則自相琢磨不
煩師資妙吉父昆仲則子弟皆幼且習他經至若螺溪
諸周彼自芸人之田者也度未有可推輓處莫妨多為
之圖他有所聞首及賢德政不在諄囑舊楮百千謾爾

統上聊為湯藥之助輕鮮皇恐切冀笑留勿遽占復崖
約是愧并希台亮 右謹具申呈十月朝奉大夫主管
萬壽道觀蕭迂民劄子

杜良臣

杜良臣勤顧帖

行楷書
蠟牋本

五

項氏編號帖內項
氏李氏諸印不錄

良臣連日荷勤顧老親昨日暑中令閤嫂嫂仍勞遠出
尤感感專介至詢問醫者蓋猶未至也媽媽今日却已

不甚熱然不敢投藥且喫粥糜今日且不勞見過候柴
醫却相聞同商議投藥欲得中興登科記最後一冊檢
朝貴家諱發劄子幸即檢付去僕一示餘容面對以究
草草希友亮良臣啟仲一哥新恩內除賢弟

陸秀夫

陸君實羣玉帖

行草書
蠟牋本

秀夫拜覆義山尊兄長坐前秀夫比僭就羣玉府借至
英光帖一本久留皇愧專此歸納切幸眎至深居詩帖

久欲臨寫數紙而未能敢乞暫借數日常所用副墨之
子姓某氏不煩候旨其來將有所委之也草草拜字他
存侍竟不宣秀夫拜覆義山尊兄長坐前 蠲縑紙就
覓一幅欲作籤題千煩皇恐秀夫

長孺三十二年前溫陵舟中與君實甫分悽然有
惜別意又明年二月死海上原員之節蓋有所不
及君實貌容無絕異於人氣沖語溫所立固如此
北固郭元德哀其尺牘若干紙為四卷今其家無

有遺孤故人念之至如此元德之視榮附瘁捐者

有間哉長孺題

行書
紙本

士大夫預人國家事當以節義功名為本徒以區
區翰墨傳後抑末矣予曩在餘英沈則正處見洺
水李清卿一帖清江羅壽可處見文山文宋瑞一
帖今於京口郭元德處見此帖真成三絕忠烈之
氣奕奕浮動紙上百世之下使人感憤錢塘仇遠

頓首敬書

行書
紙本

文天祥

文信國諸劄

橫卷

一唐信臣不測有申述宜速應之或渠得章貢捷劄宜即率二謝兵馳入城與之共守却欲報行

關

萬兵即下

關
又在目矣

一諸處取到物色已有幾無對證無數證者固是難理

關

如優令所共如前此項下有數目者即與爰行根

行根究須斬犯法者數人然後取得起若肯納還者又

可稍寬其刑如平素省劄如印紙他們收得亦何用此
納誥之人誥在其手則省劄印紙勅黃皆在焉

一徐孀同柳娘在劉千戶下傳佺已親之但闕榜不載
想徐孀托以為別人女不直指為吾女也徐孀有夫可
託其夫往贖幸圖之

一環娘十歲闕中既無名想亦在民間此項須遍劄永
丰諸隅物色方有出場

一在此無片楮可用費力費力全靠使司取些物色來

靠舍弟與民章來有些少攜帶此外無策無策

一黃州周都統死於瑞金可惜可惜

一在瑞金時賤體一病甚可憂入汀以來幸已勿藥

一合家書與舍弟又一書達民章又一書達閩撫千戶

道達天祥皇恐拜筆十月八日發

嗚呼此文山先生真蹟也詳玩此書乃空坑之敗
之後遺其所知者之書蓋是時天阨甫脫勁敵在
後流離顛沛之際荒迷不次之秋也而其筆意乃

雍容閒雅無一毫驚懼荒迫之狀如此然非素存
素養之熟能如是乎毛氏幸得此書今讀其辭想
其事令人心膽奮揚精神凜冽有不勝其感激者
焉因泣下而謂夫後世之為人者其立心操行亦
當何如耶一峰

文丞相途中三詩并簡卷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
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

錄至言至於此淚下如雨

邳州哭母小祥

九月七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
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
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
我忠我不違母志及衆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過淮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故

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
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云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
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
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亂離歌六首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
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二三去何方何虞國破家又亡
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遠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

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萋
窮猿慘澹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歔
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
嗚呼再歌兮歌恐悲脊鴿在原我何為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帖學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
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素壁委道傍鴈兒鴈兒秋無梁
隨母北去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為兒女哭淋

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
榴花犀錢落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藿飄泥塗
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呼四歌兮歌以
吁燈前老影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
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蕩飄瑤琚風花亂墜鳥嗚呼
金莖沆瀣浮汙渠天摧地裂龍虎徂美人塵土何代無

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為爾迎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空愁人
北風吹隨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如今骨肉更憐我
汝在空能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
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
老

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
奈何凡事只待十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妝瑀英不曾周
旋得毋怨毋怨徐孀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當此天翻
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右已上詩八首宋丞相文信公之所作也公諱天
祥字履善廬陵人穆陵之丙辰狀元也遭宋末造
間關萬死卒以自獻使後聖有作安知不與三仁

並稱淮陰龔開嘗錄公大概而議其不當出使然
公豈不知自惜遣他官祈請特當是時國亡在咫
尺苟可以存社稷保斯民雖死亦不暇顧又烏計
尋常瑣瑣禮儀哉八詩雖皆載公指南錄千載之
下讀之輒使人流涕不休則其增夫三綱五常之
重然後知詩之有裨益於世教者多矣淮南劉安
於楚辭有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
豈獨楚辭哉至順四年四月戊寅京口陳方拜書

右文信公遺墨前參知政事本齋王公所藏公歿
已久家人理筐篋書尺叢積顧是紙損爛將裂以
拭卮匱公之子季境適至識為信公書咄咄驚異
亟命裝池以完嗚呼豈非有神物守護之歟不然
英靈之氣不泯而致之歟是詩之作念國家之覆
敗痛骨肉之離絕其情切其辭哀使人至不忍讀
然其竭孤忠於所事付一死於素定其志決其氣
壯聞者為之興起可謂仁至而義盡矣先賢尺牘

人尚皆藏棄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然震輝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不惟王氏寶之百世而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史官河東張翥書

公既變姓名詭蹤跡間關萬死然後由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其瀕於死者一日夕之間不知其幾也方是時公於一死既已素定故能於一話一言之際從衡顛倒不失所謂忠與義嗚呼宋有天下幾四百祀其亡也仗節死

義者多矣然皆不若公更萬死而不少屈至竟而後歸於一死妻妾子女在所鍾情故其辭為尤痛云遂昌鄭元祐拜書

文信公當國朝至元戊寅歲厓山事潰被拘北行此卷諸詩即是歲道中所作後五年為至元壬午遂執節以死嗚呼自古人臣遭國家喪亡能秉志不遷從容就義為天下後世所嚮屬未有盛於公者也觀此諸詩則知公之所以處死生之際者可

謂審矣嗚呼百世之下讀其詩而有不為之感激
流涕者尚為有人心也哉至正十年歲在庚寅五
月甲子布衣金華王禕謹書

語有之嘻笑之忿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
文信公之忠肝義膽炳白當世正不在柴市忼慨
就死之日實在夫弟妹輸寫無聊之時其衷抱精
神死別痛苦固天壤之大不幸而為古今無敵之
盛名要不待後之人極口贊說予嘗怪戰國之士

若侯羸田光輩自負奇節卒不過以一死為人為
長技噫市井小夫感恩酬利之際區區所謂泰山
之重鴻毛之輕殆無足言者以信公之慷慨於弟
妹子女下至婢妾從容慰藉於垂死之際顧若辭
禍而不可得者然後真能以義處死蓋蹈義難蹈
白刃非難人獨鮮能知耳吳下陳謙謹書

予每讀公指南錄至其為母夫人小祥并懷弟妹
妻妾子女諸詩未嘗不為之流涕太息也今於王

君季境家獲觀公所作諸詩真蹟忠義之氣藹然
於紙墨之間直與日月爭光予雖從浮圖學槁木
死灰之人亦不能不為之感動使章甫逢掖有國
有家覽之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洪武十三年秋七
月吳郡沙門道衍

信國文公忠義志業炳著指南錄此真蹟詩歌八
首元季諸君子題贊備至然中可疑者陳方子貞
云淮陰龔開議公不當出使時國亡在咫尺焉計

尋常禮儀哉龔開者字聖與同陸秀夫君實在李
庭芝祥甫幕府國亡晦跡作信公及秀夫傳金華
吳萊立夫稱其志節孤峻論議高古二傳文類遷
固竊考出使一事信公亦嘗自悔有詩曰老馬翻
迷路羝羊竟觸藩是則子貞非獨不知聖與而亦
弗考指南錄之詩也次則張翥仲舉元末任翰林
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博羅矯制令草詔力拒之曰
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亡憂憤而死次則王禕子

充入國朝官至翰林待制洪武壬子持詔諭雲南
梁王把都忼慨弗屈次年被害沒謚忠文次則陳
謙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照磨
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謂謙曰汝無官守宜自
為計子平曰兄在吾何所之城陷兵入脅訓不屈
遂刃其胸子平奮前蔽兄因并遇害又其次則鄭
元祐明德元季名士官至儒學提舉而終嗚呼忠
義者人極賴之以立亘萬世弗泯也卷中題跋者

五而仲舉子充子平俱克捐生蹈義誠無愧信公
矣獨惜當時執國柄守封疆者多賣國生降苟存
視息未久漸滅甚則死於盜賊兵刃貽臭千古迨
其後裔聞信公事未有不以前人為愧也此卷出
王積翁子都中家今歸同邑陳符原錫嗚呼仲舉
不云乎豈獨王氏寶之百世之下固夫人之所同
寶也嗚呼悽矣信公死節後一百六十三年是為
皇明正統九年甲子歲海虞吳訥識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危急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
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
死者也錢公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
以寄其妹氏此又原之女類也乎其詩今載指南
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
淚下如雨讀者猶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
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吳寬

文履善瑞陽帖

小行草書
紙本橫卷

詩

項氏編號內項氏諸印不錄

天祥皇懼頓首

模糊數字

申侍讀尚書宏齋先生台坐前天

祥在瑞陽時嘗以一介人往候先生盤所先生錫之書教之以聖賢向上之學若天祥者雖非其人先生不鄙之蓋亦竊自啟發而不敢自為暴棄者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味前輩此語疑吏事妨吾學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即丐香火以歸不從反得鄉節辭又不獲請不得已任事往時臬司所職者才刑獄一項獨去春新有科

提又適值寇氛不靖添此二事而任大責重矣天祥以
楮為本職第一事日夜剴切利病詳悉開諭百姓惟恐
拂戾大概只以血忱至公風動境內未嘗專事刑威楮
功之所以垂成也賴寇猖獗血江閩廣三路十數年於
此天祥白手用兵丁萬人聲罪致討首尾三月寇難以平
未幾天祥以先人本生母之喪即解印歸里里之羣不
逞結為一黨喧動京師天祥遂因稱提得威虐之効未
幾又謗天祥討捕之敗又謗天祥隱匿重服又裝點牆

壁數其貪私不值一錢然後知鄉部之甚難而父母之國不可以行政也昔者吾宏齋先生蓋嘗為鄉漕矣其所以能鎮服一路者蓋出於宿德重望若天祥小生乍出其以召罵賈禍也固宜往議論瀕洞之初縉紳之號為知己者亦皆為紛紛所動不復見察訛以傳訛宜其成閔特先生當其時適在綠野凡天祥一時所行事先生得之間閭耳目之近果如人言之泰甚乎噫任事之難尚矣真實體國以政事自見乃謂之生事謂之妄作

而虛虛徐徐相招祿仕百事廢弛一切不問反竊愛根本卹人心之美名曾不思根本在楮人心在物價無財用何以聚人無政事何以立國奈何其是非顛倒之甚邪先生忠忱愛國者也憤世疾邪者也區區肺肝安得從先生一日傾倒求一語以自信茲者伏聞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為時一出自大司寇進長六卿典事樞顓政柄使衛武公之爵之德之齒千有餘載之下煥然重光僕何幸身親見之天祥頓首為國賀為世道

賀不獨為先生賀也天祥謗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
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溫理故讀為吾所為蓋自是浩然
方外之想矣先生即日膏澤六合僕也簑笠太平與受
公賜臨書馳仰神爽欲飛伏乞台照 右謹具申正月
某日承心制文天祥劄子

右宋丞相文信公劄子一幅蓋賀包公宏父遷官
時書也其中言在瑞陽時嘗遣一介人往候先生
者蓋公為刑部郎官上疏論董宋臣之惡不報束

裝將出關時相遣人謂其不可差知瑞州故公在
瑞州與宏父通問也其曰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即
丐香火以歸不從反得鄉節者蓋公以癸亥為瑞
州甲子十月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十一月除江西
提刑也其曰以先人本生母之喪解印歸里者蓋
公甲子為提刑乙丑伯祖母梁夫人沒實公尊府
本生母也其曰宏齋先生嘗為鄉漕者蓋宏父嘗
原蹟嘗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也其曰先生當是
父乙轉

時適在綠野者蓋宏父為刑部侍郎知平江府以

言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疑是時

原蹟時字旁注

罷

歸正在景定

原蹟定字旁注

末年公解印時也其曰先生

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為時一出進長六卿典

事樞者蓋度宗初即位召宏父為刑部尚書簽書

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故公賀以此書也其曰謗

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溫

理故讀自是浩然方外之想者蓋是時臺臣黃萬

石以公不職論罷之公於是闢文山築居第為山水之游故云然也反覆觀之其忠正之氣凜然見於言辭之間俛仰慨慕之餘若將見之況當時親炙之者能不感激發奮也歟是書今建陽縣尹張君光啟所家藏者蓋光啟之五世從祖父日中宏父之館甥也倅守興化起兵應丞相恢復閩廣後抗節以死是書之傳也有自光啟裝潢以示予留玩累日敬書於後以歸之宣德六年秋七月望日

後學李時勉拜手敬書

行楷
紙本

信國書小青口詩卷

乍見秋胡婦相憐遇楚兵北來鴻鴈密南去駱駝輕芳
草平原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武陵行 已
卯八月三日宿小青口五十里至桃源縣文山

外錄

書畫舫云信國手書過小青口詩一卷後有原博
濟之二跋乃徵仲故物也

于謨

于謨兩兵帖

行草書
紙本

于謨頓首兩兵還

闕

想已達多日矣比建安使來方

得八月間所留一書亦足少慰老情即日冬晴緬惟佐

政之暇所履勝常衰朽自春徂冬脾病不能入食形骨

癯

闕

服藥無效今一切罷去安之以命亦自厭其餘生

矣元素弟當能道曲折疲憊不復覲縷可細問之未由

占晤千萬以時自厚不宣于謨頓首顯道通守朝奉友

契

關
讀

關
讀賤息失教帖

草書
紙本

讀悚恐再啟賤息失教先生肯幸臨灑掃延几杖豈宜
少緩而迺爾悠悠真罪人比來屬老親為穿窬所擾尤
更煎熬正擬揆日造請安海之召宜豈

原蹟宜
豈乙轉

捨我以

殉切願勿渝夙諾今日雖岑寂未填溝壑尚冀有以効

區區也來日得暇一紆顧幸甚幸甚讀再拜

無名氏

宋人史記寫本

小楷書

太史公文冠千古非蘭臺令史所可企及顧後世之讀史者爭言漢書誤矣此宋人寫本十帙不知的出誰手而筆法精勁校讎不苟殆典午氏之忠臣歟余為購而藏之以當識荆若夫紙墨之精收藏之善特餘事耳時大德改元嘉平八日吳興趙孟頫題

外錄

書畫舫云王氏舊藏宋人小楷史記真本一部原

是松雪翁物計十帙紙高四寸字類半黍不惟筆

精墨妙中間絕無譌謬

宋紙於明望之無簾痕每帙用舊學史氏及碧沚二

印帖尾有趙松雪楷書題跋

予鐫史記時悉取以證今本之誤

乃知昔人所記匏史之異良非虛語也碧沚字印

宋通直郎史定之所用定之越國公浩孫禮部侍

郎彌大子衛王彌遠之姪仕終朝奉大夫中年避

世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為樂寧宗御
書碧沚二字賜之蓋清修好古之士也

虞提刑尚書父子詞翰二帖

虞提刑送子就試帖

用子和韻送子西歸就試子屢勸予早還家因一
致意

兒有掌中杯但把歸期苦苦催奕世衣冠仍上第公台
元自詩書裏面來秋色為渠開先我梁山馬首回猿鶴

莫輕窺蕙帳驚猜苔步歸休亦樂哉嘉定元年秋七月

丁丑漢中澤物堂書

尚書虞珪寶唐帖

寶唐秋半十四夕浮雲破處月華倍明閒中得此
涼天佳景其視紛紛夸奪而履危機者何如哉賦
五十六言即事敬呈語使戶部大監兼東諸親友
珪頓首再拜

闕

未滿看虛庭小飲勝憑闌浮雲盡捲堂堂見

清影將圓處處歡一點神光千里在三秋佳景四并難
人生幾度逢今夕更覺閒中天地寬

和退翁賦梅為壽韻

憔悴朔家種零落雪邊枝淡妝素艷無桃笑面柳眉低
懶向深宮點額甘與孤山結社照影水之湄不怨風霜
虐我本歲寒姿謝東君開冷蕊弄斜暉強顏紅紫同
皎潔性難移祇好竹籬茅舍若話玉堂金鼎老恐負心
期歌罷飲心賜殘月墮深卮寶祐第一癸丑歲書於宛

陵道院

闕款

南宋諸公跋王信伯遺稿合卷

著作遺稿跋

程門諸賢多不著書大抵要於涵養持守處用工蓋二
程夫子教人之法如是也明道嘗云若不能存養只是
說話伊川因尹和靖說易曰且更涵養莫要輕說及答
橫渠所論亦欲其全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今觀著作王先生遺稿奏篇僅存十餘他文不過數則

讀之皆溫醇平實沈潛蘊藉藹然有餘味真得程氏之傳矣楊龜山每言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胡文定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二公非輕於許與者知先生蓋深矣予故表而出之以識先生師友淵源之學寶祐四年重陽前三日資中袁萬頃書

孟子既沒聖學絕講本朝河南二程夫子生於千載之後獨得往聖精微之緒而斯文日以緝熙著作君早登河南之門學聚問辨得所就正充廣涵養其德粹然高

宗皇帝中興趙忠簡公為相懲荆舒而主伊洛於是河
南之門如尹公朱公輩人相繼召用而君以布衣特召
首論親征之舉民情欣說得民心則格天心三王之治
也又論帝王之學將以措諸事業非從事章句之末而
已及舉小雅宣王諸詩以為內修政事者乃所以外攘
闕謂正心誠意而辨其君子小人人主之先務也凡
此皆其師門所素講深造義理之蹟可舉而底績者也
思陵一見以為起草萊而議論如素宦則其踐履純熟

足以動寤人主者又可見矣遺言逸事絕無僅有而玩其議論想其辭氣雍容切當自有奕奕昭映編簡者則其學豈章句言語而已哉門人記君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望之可敬即之可慕可謂不阿也慙之先曾大父文定公曾僚於趙忠簡公而講習於著作君陳齊之亦先友也今幸睹遺帙不勝降嘆僭識卷末寶祐歲在壽星立冬日後學玉山汪慙書

紹興六年趙忠簡公免相陳公輔上疏乞禁伊川學朱

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文定奉祀居衡嶽獨上疏乞封
爵邵張二程先生貼黃實薦著作王公與和靖尹公皆
伊川門人乞以二程遺書委二公校正中興以來程門
後凋之松柏獨胡公尹公與著作公而已雖然著作公
晚際思陵固未能昌其所學然遺名遁世在崇寧不與
於屏逐學徒之時潔身事道在紹興又不與於禁黜
門之日公之學力蘊蓄始終全節可謂不負師門矣觀
其奏篇論汲黯字文士及之忠佞牛李朋黨之成破至

哉斯言雖千百年可為龜鑑思陵以通儒稱之信哉寶祐丁巳立夏前六日雖國虞虢書

鼎幼從父師之訓已知和靖先生以程門之學高宗皇帝由布衣擢置經筵鼎今幸備洒掃書堂之學流風遺教鼎與諸生拜賜無數已而復知此邦有王公是時亦以程門之學召入著作庭猶恨未知公學問言論之詳居數月公之孫思文攜文集見過伏讀數四繼以愴歎不能自已噫嘻炎精寶祐程氏之學廢而幾熄程氏之

學興而復然不特歎二先生能守其師之學抑以嘆高宗之所以再造國家與吾儒所以闢涉於國家者其學如此之大云景定辛酉至節後十日柯山後學徐鼎謹書

自馬上得之之說行君則曰事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庸臣則曰執干戈之時也道學者何言嗚呼曷不視此哉崎嶇金華一聞守臣之薦則惟有道者是信是使不曰徐議其任也懇切奏疏一惟師學之明必欲以道而

立政立事不曰姑舍所學也是誠明良之盛際修攘之大原茲炎興所以祀夏配天而行萬億年之休歟咸淳丙寅七月既望天台後學毛鼎

南渡以來回洛學之春二三君子力也著作王公為後凋之松柏實最其間今睹遺稿醇實雅度如弁冕秉圭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斂衽而敬心生焉以蕪辭述聖德則奚其敢咸淳甲戌永嘉後學朱子昌敬書

有一貫曰唯之後羣弟子各以其親傳之學仕列國厥

後固有聞知亞聖繼興闡揚斯道垂絕復續寥寥千載
天啟炎宋五星聚奎諸儒間出背項相望一時聲稱日
光玉潔跨漢軼唐文治與道學由此而盛中間不幸各
立門戶相勝相非於議論之間致使士習風靡或歸於
朔或附於川或從於洛支分派別不復會歸於皇極之
源小人乘間抵巇大倡偽學之謗荏苒歲月貽禍國家
幸而天不閔道二程門人尚存胡尹暨著作王先生蘋
者落落晨星理學流委僅存一綫使王公不遇思陵未

免埋光晦彩終其身幾與草木同腐豈不重可惜哉愚
也生於叔世萍寓吳門每恨生晚不及游先生之門且
聞先生之為人又知先生之所學嘗味其功名富貴道
德性命皆不足樂之語且與曾顏氣象相似可以振薄
俗可以樂士心惜乎道不傳於後文不著於世雖獲用
於一時在公亦姑云爾吁天邪人邪愚不得而知邪時
戊寅仲春三日眉山後學黃大有拜手謹書

書畫彙考卷十五